

周夢蝶《周夢蝶世紀詩選》

◎ 鯨向海

一個世紀可以忘記多少詩人？一百年可以湮埋多少首詩？我拿著手上這本用時光沖刷出來的世紀詩選，正襟危坐在咖啡店裡和朋友們研讀著周夢蝶。

這個不怎麼詩意的城市裡，許多詩人不但寫了好詩，本身也像是一首詩般，舉手投足留下了許多詩意。所有的詩人中，我們最喜歡聽說周夢蝶的傳奇。有人說他過著只有顏回那類人才能忍受的清苦生活；有人說他是個童子，即使活到百歲仍然赤誠；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凡見過他的人，都說仙氣飄飄。周棄子在《還魂草》的序中題詩：「列市塵紛萬蟻馳，冷攤兀坐一人畸。長貧不礙殷求友，太瘦真憐苦作詩。」可說是他最鮮明的形象描繪，彷彿迄今那巨大緘默的孤獨帝王仍繼續盤旋在武昌街上頭，庇蔭所有路過的詩人。我們這一代人對他總是想入非非。記得在幾個詩黨人集會現場，往往只見一襲藏青長袍，旁若無物地盤坐起來，彷彿一眨眼就要騰雲飛走。當代甚具魅惑力的詩人夏宇也曾在《Sa1sa》詩集中〈聽寫〉詩一首贈與夢公。其中提到夢公握手強勁，常讓小女子夏宇不支。

論者皆云周夢蝶詩中充滿寂寞。到了這另一個世紀之初，如此孤寂更從詩中蔓延到詩外來；尤其是年輕一輩讀者，總是人盡皆知周夢蝶，卻無人可以抱擁夢公詩集。還記得當時台灣文學經典將其選入，

卻落得書市裡遍尋不找《孤獨國》的窘境。這本世紀詩選，不但收錄了《孤獨國》和《還魂草》兩本詩集的代表作品，更有〈秋興〉、〈斷魂記〉等橫跨民國六十三年到八十八年二十多年間未結集的作品，可說是大大地解了云云眾生對周夢蝶的詩饑。恍若一顆問路的石頭，松下的童子；我們憑藉著這樣的指南將找到更多杳杳仙蹤。

周夢蝶總給人非讀不可的理由。特別是當讀了這樣多前行代後現代經歷種種亂七八糟的流派與革命之後，其詩越發像是海綿一般吸收著時間，吸引著朝聖的目光。我們在詩中求取純真形象，求取那些中國古典文學風格的遺傳，那在詩中打坐的禪思，以及字句段落中無限分割的空間。我們都相當訝異連〈晚安！小瑪麗〉這樣天真的詩題下，都能蘊含「世界在一顆露珠裡偷偷流淚，淚是誰的後裔？睡著是夢，坐著和走著又何嘗不是？」這般深沈的敏感與見地，相較之下，無疑當代的許多情詩都是膚淺的。而他的詩感官更是不斷移行運轉，那仙人的膚觸，「而冷是不怕冷的！」；靈目所及是〈用某種眼神看冬天〉：「所有的落葉都將回到樹上，而 / 所有的樹都是且永遠是 / 我的手的分枝」；奇異的鼻子〈行到水窮處〉不見水與窮，只聞見「一片幽香 / 冷冷在目，在耳，在衣」。在〈濠上〉，〈菩提樹下〉，〈孤峰頂上〉，〈朝陽下〉，〈擺渡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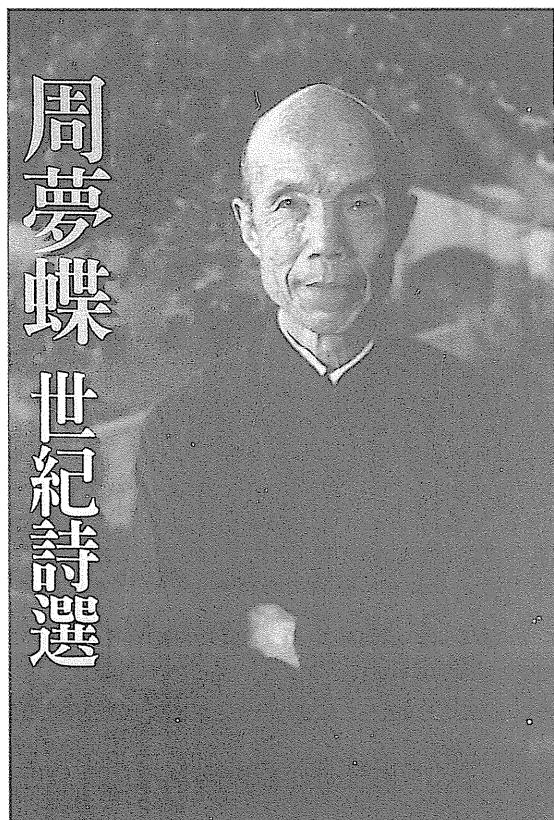
此等上上下下的逡巡中，時空不斷歧出分割，忽而是「藍之外還有藍 / 飛外還有飛」，突然又是「綠中之綠的髮中之髮」，是「無邊的夜連著無邊的 / 比夜更夜的非夜」，是「枕著不是自己的自己聽 / 聽隱約在自己之外 / 而又分明在自己之內的 / 那六月的潮聲」，是「在地平線之外，更有地平線 / 更有地平線，更在地平線之外」，是悠遊坦然的「七十九歲的我頂著 / 七十九歲的風雨 / 在歧路；歧路的盡頭 / 又出現了歧路。」一路行來，那種恍若詩中相對論的愛因斯坦底笑，很玄，很蒼涼。

余光中曾說：「周夢蝶是新詩人裡長懷千歲之憂的大傷心人，幾乎帶有自虐而宿命的悲觀情結。」周夢蝶雖然傷心，卻未嘗到了絕望之境。且看他在這本詩選前的開場詩〈爲全壘打喝采〉，一開始就是「好球！（千山共一呼）」的興奮之情，終於「老兵最難寫的一撇是最後一撇」的自我期許，謙謙詩僧的至情至性之餘，隱約散發一點點幽默的意味。

這是嶄新的世紀，必定要用全新的臟腑來消化周夢蝶。我們期待更多的看法，更多的啓示，更多的不合時宜和因地制宜。每個愛讀詩的人都應該擁有至少一冊周夢蝶，每個想要身心安頓的靈魂都應該加緊跟上夢公斷魂的腳步——畢竟當他推枕而起，大筆一揮，就是令天地驚呼的全

壘打：

厝外的新竹已一夜而鬱鬱爲笙爲竽
爲筑爲篙，而在兩岸桃花與綠波間
一出手，已撐得像三月那樣遠



周夢蝶世紀詩選／爾雅／2000.4